



書法精言卷之四

豫章新昌



韓伯氏輯

評論法帖之要

蕭子良曰漢靈帝時有王次仲者與秦時王次仲同

名乃為上谷太守亦嘗作八分書

秦時王次仲所造古八分也又蔡邕

六造傳師宜官宜官傳梁鵠蔡邕輩鍾元常名為章

八分程之書即今楷書是也

唐元度宋宣和書譜所言皆同

在漢謂之八

分在唐謂之隸

唐太宗稱王子敬為餓隸孫過庭稱鍾繇為隸奇

故宋趙明

誠金石錄云今之楷書亦曰真書又曰八分也隸也

楷也似皆一體也。

書斷曰張芝

字伯英

損益杜伯度章草亦猶逸少增減

鍾元常真書雖巧于潤色精於割斷高深之意質素之風俱不及其師也。

黃山谷曰蔡琰胡笳十八章最可觀不謂流落僅餘

兩句亦似斯人身世耶

見絳帖

米芾曰衛夫人書載于閣帖者乃李懷琳所作

書斷逸少割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

損益鍾公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然觀唐本

宗羲之傳讚推為千古一人英明天亶確有見地餘

子紛紛何傷于日月之明乎

褚遂良以逸少草有女

高功夫又少豐圓妍美而乏神氣米芾曰右軍書十

不敵大令書六右軍內涵大令外拓米得外拓法從

以北海傑真之氣故况右軍自言曰我真書過鍾而

草不兼張孫過庭曰擬真則遺草比草則長真雖專

工小劣而博涉多優又何可訾乎

唐太宗曰伯英臨池之妙無復餘踪師宜懸帳之奇

罕有遺跡逮乎鍾王以降略可言焉鍾雖擅美一時

但其體古而不今字則長而違制語其大量以此為

瑕獻之雖有父風殊非新巧觀其字勢踈瘦如隆冬
枯樹覽其筆跡拘束若嚴家餓隸子雲近世擅名江
左然僅得成書無丈夫之氣行行若縈春蚓字字如
縮秋蛇臥王蒙于紙中坐徐偃于筆下雖禿千兔之
翰聚無一毫之筋窮萬穀之皮斂無半分之骨詳察
古今研精篆素盡善盡美其惟王逸少乎觀其點曳
之工裁成之妙烟霏露結狀若斷而還連鳳翥龍蟠
勢如斜而反正翫之不覺其倦覽之莫窮其端心慕
手追此人而已其餘區區之類何足道哉

莫雲卿曰漢魏以來點畫波磔行有天則能遠尋本
始如鍾之尚書宣示丙舍墓田庶幾典型右軍黃庭
樂毅大令洛神十三行皆真書之用意極深者大小
纖濃斜正踈密如化工付物動合自然

王弇州曰懷仁集聖教序結體無別構偏傍多假借
蓋集書不得不然閣帖中更有取從傍添註之字摹
入行中大小不均號子母體學書者不可為訓恬致
堂曰懷仁嗜竒偏于王帖中擇其峭刻頓挫者聯貫
布之雖于鈎徹映帶極意求其血脉而平懷淡蕩之

致不存矣。

書斷曰右軍備精諸體自成一家法千變萬化得之神工自非造化發靈豈能登峰造極右軍始學章草後習張芝之體而為行草

墨林快事曰大令無右軍八面變化其筆意多複間架不茂實所以貴于人世者筆畫勁利態致蕭疎無一點塵土氣無一分桎梏束縛難以勉強做也

王僧虔曰獻之骨勢不及父媚婉過之

張懷瓘曰羲之正書比鍾繇鋒芒峻勢多所不及獻

之遠減于父鋒芒徃徃直筆而已鋒芒者若犀象之有牙角也又曰子敬不能純一或草行雜糅神會之間鋒不可當也宏逸道健過其家尊

姜夔曰蘭亭何啻數百本而定武直隸定州為最佳然定

武有數樣今取諸本參之其工拙要妙之處如人之

面無一同者蘭亭唐初有二本一入昭陵一被太平公主借出遂公其後溫韜發諸陵蘭亭

復出宋時流落定武薛道祖守武定別刊一本易去

道祖家長安沒後其弟嗣昌奏之龕在宣和殿上靖康末與岐陽石鼓並入沙漠

貞觀背本有五石蓮花記以此知定武雖石刻又未必得真迹之風神矣字書全以風神超邁為主雙

亭

鉤之法，須得墨暈不出字外，或郭填其內。雙鉤其郭，以墨填其
中也。或朱其背，正得肥瘦之本體。朱字之背使正面顯露也。雖然尤
 貴于瘦，使工人治之，又從而刮治之，則肥者亦變而
 為瘦矣。趙子昂曰：蘭亭與丙舍帖絕相似，自定武
 石刻既亡，在人間者有數。博古之士，以為至寶，有未
 損五字者，尤難得。後江左每家刻一石，無慮數十家。昔人得古刻數
 行，專心學之，便可名世。蘭亭是右軍得意書，學之不
 已，何患不過人耶？書蘭亭是已退筆，因其勢而用之，
 無不如意。茲其所以神也。書法以用筆為上，而結字

亦須用功。蓋結字因時相傳，用筆千古不易。右軍字
 勢，古法一變，其雄秀之氣出于天然。故古今以為師
 法。齊梁間人結字非不古，而乏俊氣。此又存乎人。
 然古法終不可廢也。黃山谷曰：世人但學蘭亭面，欲
 換凡骨無金丹。此意非學書者不能也。大凡一石刻
 紙有厚薄，粗細燥濕，墨有濃淡，用墨有輕重，而刻之
 肥瘦明暗隨之。然真知書法者，一見便當了然。政不
 在肥瘦明暗之間也。
 沈約云：羊元善隸書，學于子敬。時人云：買王得羊不

失所望。今大令帖中風神怯者，往往是羊書也。

王僧虔傳蕭思話書羊欣之影風流媚好，殆當不減。筆力恨弱。

書斷薄紹之憲章小王時越羊欣陶隱居曰一作梁

學阮咸書者不得其骨力婉媚唯學孿拳委盡學薄

紹之書者不得其批研淵微徒自經營險急智永

遠祖逸少歷紀專精微尚有道之風半得右軍之肉

其精熟過于羊藻氣調下于歐虞米芾曰智永做

元常宣示每用筆曲折其意宛轉回向沉着收束所

謂當下筆欲透過紙背者自唐以後此法漸漸盡矣
又曰智果傷于淺露夫筋骨藏于膚肉山水不厭高
深而此公稍云清幽

書斷歐陽詢驚竒跳駿不避危險傷于清雅之致然

自羊薄以後略無勁敵又曰論衆體則虞不逮但歐

若猛將深入時或不利虞若行人妙選罕有失辭虞

則内含剛柔歐則筋骨外露君子藏器當以虞為優

趙孟堅曰始者虞于龍聖道塲歐于姚辯等刻亦未

臻極詣也及孔子廟堂飛來白鶴詩虞為法於世矣

化度九成歐獨步于時矣。學者求楷法而舍此三帖，是亦南轅而北轍矣。王弇州曰：歐虞並登神品，余初以為虞之肉未勝歐之骨，及觀汝南公主誌銘草，見其蕭散虛和，有筆外意，可並蘭亭詩序。米芾曰：世南書如休糧道士，神氣雖清而體勢疲困，書斷褚遂良祖述右軍，真書媚趣，歐虞謝之，其行草之間，即居二公之後。李嗣真曰：褚氏臨右軍，亦為高足，但恨趣少自然，功僅精悉耳。又曰：陸柬之一覽未窮，沉研斯精，然工于倣倣，劣于

獨斷。

又曰：孫虔禮庭過少工用而有天材，真行之書，雅于莫矣。用筆雋拔剛斷，尚異好奇。焦竑曰：昔人謂其千字一律，如風偃草，蓋輕之也。但其所著書譜甚善。又曰：薛稷學褚書，尤尚綺麗，膚肉媚好，得師之半。東里集曰：歐陽蘭臺名通書，矩矱森嚴，意度飄逸，但少含蓄之趣。王弇州曰：蘭臺書瘦怯于父，詢而險峻過之。

石墨精華曰：北海之書，逸而道。王弇州曰：其書翩翩

自肆乍見不使人敬，而久乃愛之。如蔣子文、佻、達嗜酒，骨青竟為神也。
米芾曰：李邕北海太守，出自子敬，而體乏纖濃。

又蘇靈芝與胡沛然齊名，大都源出聖教序，而肥媚為多，尚不及王縉書清源碑。集古錄曰：胡沛然書法雖未，而媚熟可喜。
王弇州曰：靈芝鐵像碑，道勁有逸氣，然令景龍間虛和之氣掃地矣。

董思白云：四聲定于沈約，狂草始于伯高。
張旭然書雖狂，皆入晉法。

集古錄曰：張從申書，李陽冰多為之篆額，時人必稱為二絕。

米芾曰：徐浩字季海晚年力過而鈍，乃無氣骨，不如作

郎官時婺州碑也。董孝子不空，皆晚年惡札，無妍媚。廣川書跋：顏太師書，天得也，名節偉然，為天下第一。

王全川曰：真卿元靖碑，道勁鬱勃，故是誠懸鼻祖。
權字誠懸然視虞永興褚河南閭閻氣象，不無少乏。又曰：

魯公書如東方朔像，家廟碑，咸天骨道峻，風稜射人。多寶塔結法尤整密，但貴在藏鋒，小遠太雅，不無佐

史之恨耳。米芾曰：石刻不可學，但自書使人刻之，已非已書。故必須真跡觀之。此論畧偏，今不得真始跡，必須求好石刻。得趣。顏書多被家僮改刻，惟吉州廬山題名係後人刻之，無做作之差，乃知顏出于褚也。又曰：顏柳挑踢，為後世惡札之祖。又曰：魯公行書可學，真便入俗。黃伯思法帖刊誤云：米跋法帖卷尾，踈畧甚多。

按米老平生性僻，自然語乖中庸，觀自以無右軍之俗可知。

歐陽修集古錄云：柳子厚所書碑，世頗多有，書既非工，而字畫多不同，疑有竊借其名者。金石錄曰：柳子厚書不甚工，見于世者，惟般州和尚碑，與彌陀和尚碑耳。筆法絕相似。

米芾海嶽書評曰：沈傳師遺迹，有龍遊虎踞之勢。集古錄曰：柳公權書，往往不同，雖其意趣或出於臨時，而亦繫于摸勒之工拙。王弇州曰：元祕碑，柳書之最露筋骨者，道媚勁健，固自不乏，要之晉法亦太變耳。

王弇州曰：裴休書圭峰碑，得率更筆意。

又曰藏真懷素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體極謹密微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若後人作草隨俗繳繞不合古法不識者以為奇不滿識者一笑廣川書跋曰素雖馳騁外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至旭則更無蹊轍可擬超忽變滅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以此異耳

容臺集曰楊少師皆以歌側取態獨夏熱一帖絕無發風動氣處

東維子集曰李西臺建書與林和靖絕相似西臺傷

肥和靖傷瘦前輩評書皆然余謂和靖清枯之士也傷瘦為不誣西臺典重溫潤稱其為人何肥之傷哉吳師道曰李西臺雖在宋初實唐人書法之終也過此則益變而下矣

黃文獻集范文正公為蘇才翁書伯夷頌脩盡楷法卷末題云書法六要切磋未是處無惜賜教

文徵明曰蘇舜欽端勁沉着得力于顏王魯齋曰米老評子美書舜欽如五陵年少亦太貶矣觀其神韻

意度終非南渡後人所及

梁溪集曰歐陽文忠公清勁自成一家

文忠好用尖筆乾墨作方

字潤

姑溪集曰蔡君謨行筆遲肉勝骨容臺集曰君謨書畫錦堂記一字数十更存其合者纔得顏碑什七耳鄧肅曰蔡書溫厚而弱下筆端嚴不涉粗豪習氣故宋四家蘇蘊藉黃流麗米峭刻而蔡以渾厚居其上蘓東坡云李國主煜本無所得舍險與瘦一字不成宋宣獻清而復寒正類李西臺重而復印俱不能濟所不足蘇子美兄弟俱秀俊非有餘乃不足也蔡君

謨如文姬胡笳十八拍雖清氣為頓挫亦時有閨房態度

山谷云東坡少摹徐會稽浩中年寫顏尚書真行晚乃喜李北海書或謂中年愛諸葛豐鷄毛筆故字畫稍加肥壯晚歲自儋州回挾大海風濤之氣作字如古槎恠石如怒龍噴浪竒鬼搏人書家不及也

北磻集曰山谷草聖不下張顛醉素行楷勿逮也要皆自成一家如王謝子弟不冠不襪流人盛服振襟不如也王欽曰如劉阮之徒章甫俎豆又曰黃真書

不足存有韻無體故也。公嘗自評元祐間書筆意痴鈍用筆多不到處。晚入峽見長年工船盪漿乃悟筆法。又云元祐間用筆不知擒縱故字中無筆耳。大都以側險為勢以橫逸為功。老骨顛態種種槎出常作連綿之筆自謂得藏真三昧也。

容臺集曰米元章未能立家一一規模古帖當時有集字之譏及錢穆父呵其刻劃太甚宜以勢為主乃大悟脫盡本家自出機杼六研齋曰善臨摹者千古一人祝允明曰為襄陽之學者大抵步入狂狷又曰

南宮自謂其書為刷字當自言其用筆之迅勁耳而世人多以偏歌槎枒間求之如壘帚之掃籜老顛有知寧無撫几叫絕耶。王弇州曰米友仁書元章亦

穎秀可喜但結法既不古又乏變態耳。書家不愧箕裘者有大小

鍾大小衛大小王大小歐陽大小米唯小米為差弱虞道園曰自君謨以上猶有前代典型其後坡谷出遂風靡從之而魏晉之風盡矣米元章薛紹彭黃長

睿諸公方知古法而長睿書不逮所言紹彭書最佳趙子昂曰薛書誠佳微有按模脫整之嫌薛米之友而世不傳米氏父子書舉

世學其奇怪遂有于湖之險至于即之而惡謬極矣
元初士大夫多學顏書而宋末知即之之謬者乃尚
歐陽率更書纖弱僅如編葦亦氣運使然耶

王弇州曰朱晦翁書筆勢迅疾無意求工而自合書
家矩矱又曰世但知其題匾書如松枯石老而不知
其行草書皆天真秀逸

東里集曰夢英書廟堂記其法一本柳誠懸然骨氣
意度皆弱不及也

劉須溪曰日見魏鶴山了翁取篆字施之行草書常笑

其自苦無益

宋學士集曰趙文敏書凡三變初臨思陵中學鍾繇
及羲獻諸家晚乃學北海容臺集曰吳興學黃庭內
經時年三十八歲最為善者成名以後墮然自放亦
小有習氣則似晚年學李矣王弇州曰承旨中年以
後筆當是最妙出入北海而有不勝其婉媚者何也
澹園集曰松雪子昂號下筆無一點俗氣亦其胸次使
然後人效之多肉而少骨力至貽墨猪之誚六研齋
曰東坡評李西臺曰雖可愛終可鄙雖可鄙終不可

棄余嘗借為子昂方寸大字之評此評絕當

王弇州曰鮮于困學往往以骨力勝而少姿態趙吳興極欽服之

王弇州曰解縉才名噪一時而書法亦稱之能使趙吳興失價百年後寥寥乃爾然世所多見者狂草其所以寥寥者亦坐狂草藝苑厄言曰縉狂草縱蕩無法正書頗妍

李紹文曰雲間二沈皆婉麗飄逸度書不作行草祭亦間作楷法不欲兄弟爭能也姜立綱小變二沈為

方整就其體中可謂工至而不免于俗

紹興志曰王新建守仁書師聖教序而得其骨但波豎

不脫張南安李文正耳張弼李東陽朱長春曰新建書法

度不盡師古而道邁冲逸超然塵表

王弇州曰祝京兆名明允號枝山任誕好怪其書祖延貴墓

志雖倣眉山而微墮樗寮塹然斤斤有古意亦其佳者周天球曰若鉤踢之際少加含蓄便是大家矣

文嘉行略曰徵明少拙于書初摸宋元繼悉棄去專師晉唐自課日臨千文十本王奉常集曰公作小楷

多偏鋒而鋒穎太露少年時體匾而多作尖筆行書
學聖教序年九十時猶作蠅頭書人以為仙宣和書譜梁武

帝得羲之千文命周興嗣次之自此書家以為程

藝苑卮言曰夏言

字公謹貴溪人

正行皆道美但肥過而滯

老過而稚

董其昌曰吾學書在十七歲初師顏平原多寶塔後
改學虞永興以為唐書不如晉魏遂倣黃庭及元常
諸帖三年自謂逼古不復以文徵仲祝希吉置之眼
角比遊嘉興得盡睹項子京家藏真跡又見右軍帖

于金陵方悟從前妄自標評自此漸有小得今將二
十七年猶作隨波逐流書家翰墨小道其難如是

藝苑卮言莫是龍行草豪邁有態小楷精工過於婉
媚

震澤集張弼狂草醉墨流落人間

詹氏小辨曰李東陽勁健自成一家

已上多從戈氏漢谿書法摘纂

書法流傳之圖

元鄭杓撰

出行極

蔡邕

崔實

韋誕

張芝

蔡琰嬖

衛覲

鍾繇

衛恒

衛夫人恒從

鍾會繇子

宋翼繇外孫

王曠

衛之中表

王羲之

王獻之

王修

羊欣獻之

王僧虔

蕭子雲

釋智永義亮世孫

虞世南

歐陽詢

陸柬之世南甥

褚遂良

陸彥遠柬之子

張旭

李陽冰

顏真卿

徐浩

韓滉

鄒彤

魏仲犀

徐璿浩子

皇甫闓

柳宗元

劉直溫

劉天錫

劉植

楊歸厚

楊緯

楊權歸厚子

楊審

韋玩
崔邈

張藜
天錫 錫 錫 崔弘裕

曾潛弘裕傳 曾穎 崔紆

右圖自蔡邕至崔紆皆親相授受。惟蔡襄毅然獨起，可謂百世豪傑之士。

筆

韋仲將筆法曰：以鐵梳梳兔毫，及青羊毛去其穢毛，正毫齊其鋒端，各作扁極，令勻調平，好用衣青羊毛，羊毛去兔毫頭下二分許，然後合扁捲令極固，痛頤為佳。筆心寧小，不宜大。

王羲之筆經曰：諸郡獻兔毫，鴻都門惟有趙國毫中用。即中山趙國平原廣澤，無雜草木，惟有細草，是以兔肥毫長而銳也。須仲秋月收之，孟秋去夏近，毫焦而嫩，季秋去冬近，毫脆而禿。惟八月寒暑調，乃用毛杪。

合鋒令長九分管脩二握須圓而方正。右軍曰紙剛用軟筆紙柔用硬筆若書虛紙用強筆書強紙用弱筆強弱不等則蹉跌

一曰寫字硬筆要慢軟筆要緊亦是剛柔相濟

純剛如錐畫石純柔如泥洗坯既不圓暢則格亡矣書石同剛紙例蓋相得也。又曰書小字用筆着墨止宜三分不得深浸則毛弱無力。

姜夔曰筆欲鋒長勁而圓長則含墨可以取運動勁則剛而有力圓則妍美故長而不勁不如弗長勁而不圓不如弗勁。又曰予嘗評世有三物用不同而

理相似良弓引之則緩來舍之則急往世俗謂之揭箭好刀按之則曲舍之則勁直如初世俗謂之回性筆鋒亦欲如此若一引之後已曲不復挺之又能如人意耶。

米元章曰筆不可意者如朽竹篙舟曲筋捕物趙文敏精于用筆凡所使有宛轉如意者輒剖之取其精毫別貯之每萃三管之精令工總縛一管真草巨細

投之無不如意

戈氏曰或云善書者不擇筆或云歐虞不擇筆余未之信也

先正云尖齊圓健筆之四德

凡將寫字將筆用滾

茶泡過茶去垢膩其性
淫吸墨水亦可俟半乾放在墨英上儘令飽
吸然後提出俟將乾而後寫每筆可寫幾十字凡
筆寫完務用清水洗淨以養毫力不然墨膠乾滯多
致斷毫武士之于弓矢十分顧惜筆墨文士之于矢
也可不加意哉

墨

王羲之云墨用松節同研久久不動彌佳墨研後停
刻然後寫
歐陽詢云墨淡則傷神采太濃又滯毫端

姜夔曰乾研墨濕蘸筆濕研墨乾蘸筆又曰凡作楷
欲乾然不可太燥行草則燥潤相雜以潤取妍以燥
取險按作楷書墨須一色均勻為佳行草書須乾
濕濃淡相間在有意無意之間為妙

趙希鵠曰古人晨起則濃磨墨汁滿硯池以供一日
之用用不盡則棄之來早再作硯池必大而深故書

皆道潤行草過筆處雖如絲髮其墨亦濃今人多尚渴筆非古也

研墨古法曰重按輕推遠行近折如此乃細膩而無渣滓始研之時只令八分濃而止少頃水墨交融睨而視之見墨上有青烟氣是墨標浮于水矣用之作字便光彩奪目

字之血肉豐潤全在善于用墨墨乾則血肉枯澁墨濕則血肉癰腫墨太濃則神氣板滯太淡則神氣疲羸如上研法則乾濕調勻濃淡適中矣

凡作書不得自磨墨令手戰筋骨不強磨墨不得用硯中宿水令墨滯筆逆用新汲水乃佳

語云播墨如病 言其輕也 一說墨宜在硯心磨如銅錢

潤先少着水漸次添研至硯心乾墨在四圍堆起便可放手停會俟水墨交融蘸墨英另換一硯抹筆寫一說墨磨十分濃加生水一匙不宜多俟水墨交融

寫字有鮮色

一說用真黃連蒸水磨墨則發亮成綠色又用胭脂汁磨放亮更有用參汁者

或云陳墨勿用筆不開也 研殘之墨不宜擱在硯

上恐其潤而軟也 墨磨濃時另盛水缸看字多少

澄定臨寫側出另磨去渣不用久後墨氣鮮明墨審不宜過久夏天上午磨者下午不可用矣

造墨法香油煙十兩

猪油烟亦好世多用桐油烟一根燈心照者細膩多根者粗

藿香甘松姜汁猪牙肥皂四味用水煎去渣澄清熬

膏十兩化阿膠四兩用金箔三個銀箔二個和煙一

處攪勻杵搗萬餘下

墨全要搗得細

造成錠子次下入灰池

內春五日夏三日秋七日冬十日取起任用

試墨用淨硯磨出新筆蘸于碗水中黑絲立墜碗底者佳黑絲移時回環而下者次但濃烟浮水面者下

寫緞用乾燒酒加冰糖研墨寫布用豆腐漿塗之待

乾書之油漆上用土粉或皮硝擦即可書泥金膠水

各顏色俱要調和得法宜用水筆畫筆羊毛柳條書

之紙有各種且箋絹綾扇等項其性不一墨之乾濕

濃淡順其性而用之其法非可言傳惟在用多後得

之

硯

姜夔曰硯池寬面細每夕一洗則水墨調勻骨肉得所端石惟取細潤停水歛硯惟取發墨兼之斯美一說試硯以舌舔之舌與硯若相粘者佳硯細潤故與舌相粘堅硬響聲似銅者劣要如木聲者否洗硯用蓮蓬極佳絲瓜囊亦好硯池不可無蓋

書



書